

集部

抑菴文集卷九

明　王直　撰

墓銘

劉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鎬字武性系出漢楚孝王囂五季之末由金陵徙居泰和東門世為大家至先生又徙居龍泉五世祖天定宋理宗時取進士為著作郎出知寳慶府以卒高祖崇甫岳陽軍節度推官曽祖昌武以長子明叟貴贈

同知吉安路總管事封彭城郡伯騎都尉祖堅叟廣州路學正考允中洪武壬子領鄉薦授安遠縣學教諭以母喪不赴洪武甲子又舉教官至京試詔書一道稱旨授翰林檢閱辭以疾改廣西憑祥廵檢先生其次子也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從尊府允中先生習舉子業迥然出儕輩允中先生既没於憑祥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境風氣既殊人跡罕及先生以不得歸骨為恨每一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

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聘為臨桂縣學訓導先生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為達於叅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焉先生至憑祥求之客塚纍纍荊棘中莫可辨識允中先生在任時所養家僮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而蠻夷殊俗莫有知其墓先生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既數日忽劉四從暮來若有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葬然猶恨昔者不得躬侍疾嘗醫

樂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弟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頽然老矣永樂丁酉廣西聘與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施賑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護視賙給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既充而施於外者類如此平生攻古文今有文集（缺）卷以永樂十六年二月廿二日卒享年六十四娶郭氏龍泉秀州郭德宣之女有

淑德婦道母儀為宗族楷法先以永樂十五年十二月
廿二日卒子一人曰滋讀書為士人女二人長未行幼
適儒學生彭缺滋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其父母于其
所而以狀來求銘直之高祖母則滋之高祖姑也且允
中先生之葬直先考瓊州公實銘之則直何敢自愛其
不腆之辭乎乃序次而為銘銘曰德足以植身而篤于
其親學足以淑人而惠于困貧有蔚者聲有炳者文昭
以予銘愈久彌新

先考中憲大夫肇慶府遷葬誌

嗚呼直先考中憲公有重厚之資有輿博之學有淳懿之德有宏偉之文有辦治之才有恢大之量其在鄉則為名儒其仕為廣東按察司僉事為工部主事為瓊州知府則為名宦其所樹立卓然在人耳目不可誣也葢自先曾祖則堂府君先祖竹亭先生世積忠厚故自先考發之而表表愈偉也其自瓊州丁先祖母李氏夫人憂服闋赴北京改授肇慶知府有疾未行以永樂十四

年七月初九日卒於萬寶坊直所居之官舍享年七十五時直為翰林脩撰而兄信行敏行侍兄弟攀號五内分裂踊天蹐地無所控訴乃奉柩南還以是年十一月廿三日禮葬於千秋鄉新山大嶺之麓文淵士大學士胡公廣實銘于墓直兄弟不孝不謹不能擇土地之宜致有潤濕之害猶幸未及柩中乃以永樂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具棺衾衣物啓壙敬易之以是月闕日遷祔雲亭鄉聶家山七世祖妣胡孺人墓右嗚呼直兄弟不

孝不謹致玆遷易其罪深重不可容逭尚望靈䰟永安
於此以福利我後嗣先考姓王諱泰字伯貞别號止庵
學者稱為止庵先生敢明著之千萬世之後陵谷遷易
或有可徵俾勿壞第二子直泣血誌葢時為翰林侍讀
丁繼母蕭夫人憂居家云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
僉事契家生郭公緒填諱

彭學禮墓誌銘

宣德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泰和桃源處士彭學禮以疾

卒于家年五十四其子俊領廣東鄉薦會試于禮部訃聞驚慟幾絶即日治任將歸哭而告予曰俊不幸以科舉自累而逺去吾親然俊之來也吾親實康強無恙其所以教俊者備至孰知去不二旬而禍變如此俊既不能躬醫藥親殯斂若葬又不得銘以昭潛德之光則不孝之罪益大矣敢以為請予與彭氏世有連不可辭處士諱　缺　學禮其字也自少能知孝弟大父直方父叔温篤愛之及壯至老益謹厚自持不肯為非禮人或以非

禮加之亦隱忍不校然亦卒莫能勝也治家勤儉井然有條法常業之外不茍求妄取嘗一游嶺海青徐之間既歸不復出曰遠遊廣覽固丈夫之事然為一鄉善人亦足矣日教其子使讀書為學而與宗族鄉黨婆娑嬉游翼翼然自得也永樂癸卯俊游廣東因領薦而歸則告之曰汝始預薦書當益勤學不然不足以立身爾其慎之及俊赴春官教以事上取友之道尤切俊亦勉承其教未及成名而處士卒矣此俊之所以痛恨不能已

也初娶同里任氏保沖之女甚有婦道生俊女一嫁曾迪先處士八年卒葬桃源所居之東今年缺月缺日啓封合窆焉再娶蕭氏生傑孫男一曰鎡憶予為童子時嘗從先考瓊州府君以歲時過桃源拜其大父父皆質厚端確有古君子之風退而從處士兄弟游亦藹然相親也今四十三年而見彭氏三易世矣嗚呼可勝悲哉銘曰彭氏之先以德植家處士承之質而弗華孝弟儉勤宜顯且遐今其已矣君子之嗟

康紀善墓誌銘

宣德四年六月廿二日梁王府紀善康君孔高謝病歸卒于臨清年六十其子大理評事頪考績來北京聞訃將歸與其兄弟卜葬君而泣以請銘蓋君之來也主於予既謝病欲歸予謂君盍俟頪且及秋乃行君曰吾病宜去奚俟孰知去未一月而君巳矣追念疇昔則君之墓予何可不銘君諱岳孔高其字也自少秀偉喜學縣大夫擇為學官弟子與其朋友晝夜講習從蕭子尚先

生受書經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會試得祈陽教諭祈陽學政久廢君至則謹繩墨教諸生有志者多樂從其不才者憚之誣以事調雲南永樂初以母老陳情改零陵縣取便道過家省焉適母病留侍九閱月有司逮問將寘之法太宗皇帝憐其孝宥之未幾以憂去服除改景陵縣所歷四學皆脩舉廢弊而教有成考滿陞南陽教授學舍久弊倡優戍卒稍侵其地諸生易冠衣與狎處無忌憚君一切驅除磨治學用以興嘗考試四川號

稱得士又九載赴吏部仁宗皇帝封建諸子擇賢以輔之君被選為紀善數以經進講甚見禮重居無何以風疾辭有司謂君學問老成不聽乃援例謁告歸省墓比再來疾益篤始得免歸頖遇於長蘆不忍别君謂吾自視不即死爾速去毋後期嗚呼而君竟死矣此頖之所以不能已於哀也君孝於父母而敬愛其兄凡家事惟兄命贅同里劉氏劉氏多故喪其長者君撫其諸孤既長然後歸未嘗私一錢在祈陽時有商人為同侣所棄

病且死而君活之及教授南陽鄉邑故人遇奇禍至覆宗幼子匿於所親懼不免再遣依君君匿而教之卒免禍宗祀以不絶新淦楊氏子博客南陽困不能自存亦依君君衣食之而授以經博遂領鄉薦得教職而君終無德色其存心之仁如此君世居泰和平易坊其先盖有仕者至君祖仁安父德昭皆不仕德昭早孤母陳氏守節教育之德昭能自立而母亦被旌表君妻劉氏先君十八年卒生四男長曰顒次曰頖以進士入官次曰

項季曰顒亦舉鄉貢女五嫁郭公倫辰州府學訓導陳禧孫男七人君達於政事其才足以有為而止於一教官至老又為所謂紀善者訖不得一施於用遂欲弛置自便因號遯菴竟以疾免而終其所為文必據於理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其葬以闕年闕月闕日其墓在闕原銘曰才足有為而又逢時訖不得施而止於斯維德在人有永其思我銘用昭千古弗隳

國子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名復原字子福子泰和灘江人也祖惠軒父志德皆不仕而皆為鄉善人君少孤能自力學脫其妻簪珥為贄從廬陵謝子方先生受易經造其閫奥洪武丙子領鄉薦後三年會試禮部得化州學正能以所學教諸生諸生多由科目進者以績最陞北京國子監博士其所論著當時皆服其能太宗皇帝在位時和歲豐禎祥畢至天下皆上表賀北京畿內文武諸司皆屬筆於君六館之士求為表文亦必於君君應之無難名益藉

甚天子以為宜於其職給以七品禄俾仍為博士而君亦甚樂焉洪熙元年八月得風疾瘖不能言予往問之君猶送迎嬉笑予意君當即愈而竟以此終時九月缺日也其生以缺丙午缺月缺日得年六十娶缺氏子二人君質厚坦夷與人交不茍為異同任其真而已性尤儉約粗衣糲食不厭也初朝廷纂五經大全以嘉惠萬世君與其間號能事及脩太宗皇帝實録精擇能者俾執筆焉予論及君當事者以為宜未及用而君已矣

嗚呼惜哉君之柩歸泰和二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山之原而請予銘其墓予與君交久矣亦為知君遂不辭而為銘銘曰質厚而志莊學篤而才良胡嗇其年而施不長歸于斯邱百世之藏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墓誌銘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以永樂戊戌四月十日終于位年五十九冬十二月九日其孤瑄奉葬于瓊州城西南之原而以公之故人王君仲迪所述事狀因

兵部員外郎陳君元宗請予銘其墓盖予先公嘗為瓊州守寶與公相好而予嘗獲見焉則何敢辭公諱英字仲實兖之曹縣人大父諱清妣王氏父諱裕元季為安豐奕千户率衆歸太祖常從征伐積功至武節将軍正千户洪武初守番昜卒焉而公年且長矣入兖叅侍舍人以材武稱遂襲為瞿唐守禦正千户從征遼東功居多調浙之松門又調臨山乙亥秋詔天下武臣或其父祖與開拓之功者皆超擢於是公得海南衛指揮僉事

寛厚愛人善於撫御刻弊興利人皆便焉黎寇王瓶擾澄邁公勦平之既三年授公明威將軍而以官贈其父封母薛為太恭人妻王氏封恭人永樂丙戌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為不道興師討之令英國張公時為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在行諜報黎氏柵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駝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舁以行至富良江聯為浮梁且楫之以濟公及軍中驍勇者先登拔柵轉戰至東都擒其國安南次第平論功行賞有白金文綺寶

鈔之賜公屢立奇績皆有文符當得陞公退然不自言識者比之馮異廣東瀕大海海外諸國皆内屬然島夷襍種時出没寇海上己丑春指揮李珪總兵備之聞公名徵以自助其所以鎮撫扞衛多公策久之珪召還廣東都指揮司奏公代領其衆詔從之公統兵萬餘巨艦五十艘諸將有位在公右者皆服屬聽指使晝夜巡邏閱習訓練如寇至寇亦聞公名不敢近海道幾萬里其民安生樂業者皆公之惠也師駐潮州海門千户所之

前浦得風疾以卒將士莫不垂涕相與具棺斂使其帳下舁歸走五千餘里至海南海南軍民無少長愚良皆奔走弔哭嗚呼此可以觀公之德矣公忠厚謙慎色溫氣和持已甚嚴而待物甚恕征安南時部曲有得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室使治女事及歸皆以給無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酒命妓為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王恭人鳳陽左衛千户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興之女甚有婦道子

二人其嫡琳早喪瑄甫十歳然甚似公庶幾能世其家者女一妻壽春徐榮銘曰頟頟紫公與時偕逢厥于海邦萬夫之雄師征安南撫順摧逆豈曰予功天子之德海波洋洋百蠻來王公師臨之孰敢寇攘我民既安我師亦阜公則已矣德音維茂城隅之原有業其阡刻此銘詩百世之傳

故紹興知府馮君墓誌銘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厲精圖治最重郡守之選有缺

則詔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部員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觀偉然而才氣英邁其志亦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大於此者即躬走羣祀致禱焉散精竭神冀有以慰民望踰月以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也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及有為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蓋宗太子少師贈司徒文簡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良鄉威順王參謀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元末昇之避亂居永豐之秋

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冒其姓君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馮初伯淳以通星歷被徵來京師君在侍予時濫官翰林以鄉郡故數過伯淳已竒君而君方從丁季恒受易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員讀卷殿廬得君所對策而次第馮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饑民措置有法人無莩死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

求往南京理武臣勲籍以便養遂以父喪歸服闋來朝會大舉北伐擇能臣督軍資後期者斬君當往大名而給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仁宗皇帝在東宫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事丁内艱起復職如故尚書毗陵胡公最愛君奏以為員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黄公與予奉命考禮部會試士君涖事其閒朝夕勤甚然以舊故欲予少撓以徇人庶幾遠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及也其在儀制

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武人子弟皆就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公請行之又欲輯令所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紹興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於四十六蓋以洪武丁巳六月二十三日生宣德甲寅七月十九日卒也妻安人喻氏生子皆不育以兄子栻為後女一尚幼君好學能詩篤兄弟之誼與人交克盡其心居官以清慎為本其名見稱於士大夫君初名智安仁宗以宣宗嫌名賜名

敏少傅西昌楊公字之曰欽訓欲其祗念不忘也今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惜哉栻將以 缺 年 缺 月 缺 日奉葬於 缺 之原託其姻家刑部員外郎陳虬淵潛以禮部儀制主事劉 缺 所為狀請予銘予素重淵潛不能辭乃為序而銘之銘曰有隆馮宗自宗顯江夏泝源澤彌衍同知奮武襲纓冕曳裾叅謀克舒卷七兵五禮相繼踐偉兹郎官實清選郡章煌煌佩鞘鞘頴川渤海諒非遠嗚呼懷奇竟莫展陰陽晝夜遞回轉刻銘

貞石示悠緬

楊先生墓誌銘

先生楊氏諱鉄字子遐南唐虞部侍郎輅之後允素自吉水徙泰和縣為大家在宋元尤盛蓋以官學顯聞不特其貲之富也先生自少好學未嘗慢戲佚遊經史百氏靡不究攻為文章而尤長於儷語元季兵亂大家富室遭焚刼盡失其所有國朝更化雖幸安輯然向之豪侈傲放者悉無以為生先生獨以文行為鄉邑所尊禮

縣大夫再舉以應求賢之詔皆不起奉母居長溪上以其學教鄉人子弟從者益衆所與遊皆一時名士而獨香山丞彭叔介先生與其弟和林先生及予先考瓊州公為莫逆相與講學論道翼翼然樂也先生制行完潔與人言皆孝弟忠信人無少長愚良無不愛且敬者尤邃於醫卜有求者輒應然志在已人疾使趨吉避凶而已不以是徼利邑中嘗大旱縣令張源百方祈禱不雨謀於衆衆曰楊先生正人也致其精誠宜有感乃迎先

生先生為壇懇懇為民請既而雨三日邑大穰遠近懽慶相與祝先生如祝東長生云先生內無城府外無崕岸其胸次悠然蓋榮辱得喪貧富貴賤無足動其意者至老神益充氣益暢容顏益丹渥平居酒數行其顏泚然汗下蓋如年三四十者此其中非有所養而然耶永樂庚子正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元至正庚辰得年八十一曾祖缺祖遠承父允年皆不仕母蕭氏娶袁氏一子延仲女二嫁彭傅曾震孫男缺先生素不事生產不

苟求非義既没家無餘資平生親舊皆來弔哭賻贈延仲乃以洪熈元年六月 闕 日葬先生於 闕 原於乎楊氏素積善至先生而益脩令家雖貧而延仲亦克繼又有孫六人此其中當必有興者天之報先生庶其在此耶先生門人太學生彭俊慮先生久而或泯屬予銘其墓噫予父友也且常受德焉則安敢不銘乃序而銘之曰

充其德全其天藏于斯固千年宜子孫福綿綿

歐陽允瑞墓誌銘

君諱正字允端十歲而孤母孺人鞠而教之君雖幼已能檢束思自立不肯慢戲佚游常嘆曰我孤子也敢效他人有恃者邪稍長事滋出君無可奈何至鬻産以給費然極意事母不使知其勞瘁母恱而安之處内外族姻及鄉鄙鄰里各盡其道故無不愛重左右之者久之家復振然多歷艱難益恭慎自守不妄至城邑佳時令節從族父昆弟與鄉人之賢者燕遊以為樂遇事無大小必公其是非未嘗曲從苟止人皆服其平其奉先盡

孝前母孺人葬不吉君改葬之哀敬如生已者尤尊禮賢士大夫擇師教子務不忝其世其為人之可重如此宣德庚戌十一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家距其生洪武乙卯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五娶王氏有賢行子四人洙由進士為監察御史次淘洛泝皆能承其家孫男五歐陽氏居泰和之蜀江里代有聞人而君之曾祖覺先祖以吾父子廉皆不仕然皆以隱德重一鄉至君而又篤行誼故洙遂貴顯於世君宜大享其榮而不至高壽

以卒豈非不幸哉洙兄弟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於某之原而以進士蕭鎡孟勤所為狀來請銘乃為銘之銘曰克奮於艱卒裕以安善積在躬厥慶用綿宜大宜久胡不眉壽我銘其藏庶幾不朽

長史周君墓誌銘

太宗皇帝改元之初詔天下設科取士明年二月親策試于廷其第一人得永豐曾棨其次則吉水周述周孟簡從兄弟也上為之喜親批其策以示褒至以二蘇期

之而周氏兄弟遂名動天下天下之士皆譽歎以為不可及時孟簡亦拜翰林編脩又與二十八人同讀書禁中孟簡神清而氣和心淳而志正其學務求聖人之意而為文必本諸經博涉於諸史百氏朋輩皆推重之既而與脩永樂大典屢承賜賚太宗皇帝幸北京仁宗在東宮監國雅知孟簡凡有纂述必使與焉皆稱旨由是寵眷日隆遂擢為詹事府丞以自近益恭謹不懈及即位大封諸王以孟簡為襄府左長史克盡心輔導每進

講則惓惓於忠孝以及於仁民愛物上聞而嘉之王亦甚敬禮焉及侍王之國長沙尤篤慎於其職必欲毫髮無違禮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得疾勢劇甚王亟督醫治之弗效翌日而終王深悼歎親撫其子景亮以慰之遣伻讀周原歸其喪嗚呼非學行之懿孚信于王其能致是哉予初從孟簡取進士同學古為文辭又同官翰林交處幾三十年相好如一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姻族和順於鄉鄙至其為官善事上撫下而

信於僚友豈獨予知之夫人莫不知也其行之著內外如此非篤厚之君子歟周氏本吳太尉瑜之後由廬陵烏東徙吉水之櫪坑又徙令之桑園世為衣冠之族曾大父方瞻不仕大父仁德元禮州學正父子以君貴贈奉議大夫襄府左長史母孔氏繼母妻皆贈宜人四子長昶早卒次景亮景安昉女三長適劉士式其二尚幼孫男二女一孟簡平生謙慎不矜與人處言語煦煦未嘗有忤及教學者則懇切詳盡必欲底于成故亦有仕

者其所著述有急就稾西垣稾兩京吟稾若干卷生於洪武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三素澹泊不汲汲於利至死無以遺後人凡喪事皆王給其資景亮兄弟以 缺 年 缺 月 缺 日奉葬于其鄉 缺 之原而以狀來請銘嗚呼予友也雖不忍銘亦奚可不銘銘曰周顯于吳實為元臣都鄉之裔久而益振維君克賢有學有行于朝于藩其道皆盡仕三十年敬慎弗愆有譽在人無愧于天終藏斯丘龜卜其食昭德有銘過者必式

監察御史彭百鍊墓誌銘

百鍊彭氏諱某百鍊其字也世居泰和月池里為儒家自宋以來有仕者至其曾祖某祖某父與和皆不仕而皆有文學行誼百鍊少聰敏好學務卓然自立以光顯其前人甫弱冠已能為人師鄉人篤於教子者爭延致之永樂乙未以春秋取進士受命督逋賦于閩中能不擾而事集未幾擢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益恭慎自持蓋其天資闓通又明理知法凡有鞫治必究其情不苛不

縱翕然有譽於時嘗廵歷廣東按鹽法之弊連逮者數百人盡法而人不怨凡三司有滯獄積年不斷者百鍊皆察實決遣之及出按濠泗廬壽揚楚舒和諸郡益謹禮法戎帥守臣皆斂戢不敢縱閭閻部曲皆安之至令人稱道以為賢於他御史然性素剛不肯苟在人下又其言訐直無顧忌以為人皆如已不校也由是人多憚之宣德某年秩滿當得陞以母胡氏老乞歸侍營別墅於武山之陰躬課僮奴耕稼畜牧以為養雖不營勢利

然許直如平時時方造海舟府帖下縣伐巨木為桅心
發民丁三百當用百夫長三人而用事者乃每里點一
人幾三百人將大為姦利百鍊祖母黨温彥琮與焉百
鍊憤嫉發其姦乃止役三人而釋其餘然深銜之次骨
一旦有釁隙凡此輩及平日語言相忤者皆媒櫱其短
爭出力擠之以受温彥琮白金得罪遣詣北京事叵測
百鍊不能自明適會恩貸得納米贖罪既畢復其官待
選於吏部先是百鍊得消中疾及坐事病益甚至是竟

歸卧文明門外旅邸醫治百方不能愈以宣德八年九月初四日卒年四十八妻陳氏有子曰濬早卒一女嫁楊輿亦卒側室二子曰欽皆幼百鍊平生篤義喜赴人之急而疾惡如讐然於賢者未嘗不加禮且文章政事表然在人耳目及其卒也大夫君子莫不深惜之然貧甚無以治喪凡親友皆加賻贈為經營歸其喪遺言葬於某處嗚呼死生禍福皆命也非人所能為也方百鍊被困時孰知其能亨既亨矣孰知其遽焉以沒蓋莫非

命也人奚為用心哉百鍊葢知命者亦奚憾予相與尤厚而愛之尤深乃為銘其墓銘曰吁百鍊止于斯刻此辭庶永垂

刑部郎中梁君墓誌銘

君諱洞字挹之姓梁氏梁於泰和為大家其先在宋時有為鳳翔知府黄州同知者至君之高祖昭伯知撫州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心易心易生廷敏則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廷敏先生娶王氏生君後以君貴贈刑部主

事母封太安人君永樂乙未進士擢北京行部戶曹主事改刑部既滿陞郎中宣德己酉十一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六君初為進士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皇帝嘉之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州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

君慰諭遣之乃得行其在户曹時南方漕運北方賦稅
皆主之及車駕駐北京一切供饋文移皆自户曹君日
夜盡心事以辦治而未嘗有闕失及户曹罷改刑部交
趾清吏司主事尚書趙公喜得君凡諸司讞獄當奏決
者案牘皆屬君閱視既允然後奏當時刑部決獄號為
平及陞貴州清吏司郎中益脩職不懈君軀幹豐厚而
殫力勞心甫一年得風疾卒士大夫皆惜之娶楊氏封
安人子四林相杉枌女四適彭曄劉贊劉湜陳奨孫男

四琛珩璟其君自少負氣不肯在人下然無同産兄弟廷敏先生素英邁不羣在其下者或忌之君既孤或稍稍侵君君不為動力於學問從從兄本之受詩經業成入邑庠遂取進士歷官皆有名人於是愧君君亦不以介意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已輒卻小卮浮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汙以取名人以是疑君為何如及病卒

餘財無幾田園亦不加於舊他之仕者外若循謹往往出髙貲市良田深池構大厦無頼子弟恃此立聲威凌善柔鄉里怨苦之然後信君之行非衆人所能及也君以宣德辛亥十月十二日葬其鄉龍門之原而未有銘其子相慨歎曰吾父脩身懋德傑然立於世今不幸棄諸孤而未有文字以傳諸逺則我何名為人即走北京請於予君之母予族姑相則予壻也且自幼相從最相知則君之墓非予誰宜銘銘曰豐其材偉其儀行之所

施不見闕虧而胡止於斯噫

工部屯田郎中余君墓誌銘

往年予友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巡撫陝西還予往造焉見其與客為禮甚恭曰此吾屯田郎中余汝弼也小心敬慎直道不阿而甘於淡泊遇事不擇難易皆能有成功吾敬之予於是知其為良臣未幾有以能書舉入翰林曰余謙者亦恂恂恭讓臨事不懈問之汝弼子也予又知其為賢父既而聞汝弼以剩貧家居超然自樂無

不足之意則歎曰汝弼誠賢於人哉世之以才自奮者往往據形便識事機制人而不制於人人亦莫之敢議惟質厚君子安義命之正無機變之巧進不改乎其度退不戚乎其心其汝弼之謂與汝弼字廷輔而以名顯其先光州固始人曾祖秉彝以明經教授鄉校祖存仁有隱德父文寶元季避兵入蜀三遷始家荆州之宜都洪武丁卯舉賢良以老疾辭汝弼少篤學學成領永樂辛卯鄉薦遂入成均己亥選為工部營繕主事滿九年

陞屯田郎中皆善於其職朝廷再推恩以所居官封其父母向氏加贈至宜人性孝友平居事親色養母病侍湯藥不去左右每顪天顊減巳壽益母年兄弟四人怡怡相恭愛無少忤又喜赴人急里中嘗大疫親戚不敢過門兄弟日煑粥徧食之死者為埋瘞之卒亦無恙其在國學時同業吳先生坐累罰役而困於無資汝弼倒囊濟之吳公稱其有君子之風時數遣諸生監銀冶嗜利者爭趨赴或招汝弼終不動吳公亦器重之在京師

廿餘年鄉人以事來而貧乏者必周給之無倦意其敎子弟及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其為人如此正統辛酉三月癸亥以疾卒年六十五配劉氏封宜人子男三長即譓中書舍人次譜次誠三女其二嫁艾旻楊旦李未行譓奉柩歸宜都以缺年缺月缺日葬于缺山之原而以行狀來請銘觀狀之所述証羅公之言而信不可以不銘銘曰仕能其官而又逢時退休于家亦足自怡行義炳然何有闕虧刻此銘詩百世之詒

故武進縣丞劉公墓誌銘

正統四年九月十六日前武進縣丞廬陵劉公卒于家年八十二孤習之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奉葬于其里岡背先塋之次謁予請銘納諸墓公諱享字嘉會竹軒其號也自㓜天資絶出喜讀書從族父稽古受業稍長又從泰和陳心吾劉允中經史百氏之書靡不讀洪武壬戌以賢人君子徵辭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脩入對稱旨命説書于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出為

壽州訓導戊寅冬上書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而六卿秩皁於五軍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道多見聽用陞常之武進丞以潔廉自守以寬惠治民脩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窮表節義凡淫祠妖妄皆禁絶之於縣治傍作善教坊再思亭以風厲民庶訟為之省田野墾闢流亡來歸既三年上其績蒙賜勑褒寵壬午中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公謀

於守令以鄉兵掩其巢穴擒首惡十數人戮之而諭降其黨皆得保全太宗皇帝嘉之皆勞以金幣既而有言公昔上書改舊制上雖不之罪而公亦以事罷歸杜門不復出有薦入館閣脩永樂大典固以疾辭湖廣廣東聘為考官亦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公有學行雖老猶可為教官公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聞之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公懇辭吏部尚書郭璡言於上曰孔子云老者安之朝

廷豈少此一人聽還鄉自便既歸深衣幅巾從容以自
樂取董子正誼明道二語書諸紳學者尊事之平生所
行必謹於禮義凡冠婚喪祭悉用朱子所定族弟孟華
累三喪不能舉公皆為葬之又指一山與貧者為葬地
鄉里名之曰義山歲旱公禱祀無不應郡侯每舉鄉飲
必禮為大賓而質疑焉其德有諸中動諸外如此劉氏
本安成容湖人宋豫州刺史諱斌者始徙廬陵之石塘
其曾孫江寧司户又徙邑之銅溪高祖哲甫汀州太守

曾祖景春元海南鹽場司丞祖貴翁父樂山皆不仕而
皆以文學名於世公初娶歐陽氏先卒有男一即習之
舉懐才抱德為廣東按察司照磨女一嫁蕭尚瑜孫男
六長即同已未進士次曰履諏經綸綗曽孫男四虬麟
驥驤公所為文有竹軒集寫心集隨寓録凡若干巻藏
于家銘曰惟公之身有行有文既善其教亦昌其言遂
佐一邑克奮厥績金幣玉書累有殊錫倦而歸休不忮
不求老者安之聖德之優壽八十二既多受祉生順死

寧展也君子罔背之阡公墓在焉昭德有銘百世之傳

翰林侍講學士曾君墓誌銘

正統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君以疾終于位是日君晨興尚無恙退朝入館閣營職如平時惟覺嗌微痛至午稍甚亟歸第呼醫治之須臾疾壅塞不能言衆醫環視投藥皆不效及暮而終士君子皆驚愕奔走會哭明日公卿大夫與諸勲戚重臣聞之皆來哭弔曰惜哉曾君也禮部以聞上惻然命侍郎

王直往祭之於是勲戚重臣公卿大夫及諸君子皆奠賻如禮既而長子序以使命歸自西南夷將奉柩返葬泰和持翰林侍講劉球求樂所述行狀謁予曰先人實託好先生葬宜有銘敢以請予念不腆之辭不足以副孝子顯揚其親之心屢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君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家金陵五代之亂光州團練使慶之孫延構始徙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止與其兄弟安中安強皆以科第入官其族遂大顯彭澤十世

生瑞金教諭約約生黄蓬湖官九韶九韶生伯高則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伯高先生以君貴贈翰林脩撰配胡氏封太安人君少而喜學與兄椿齡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君留養親不果出椿齡取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卒而家事萃於君尋丁外艱居喪能盡禮稍出所學以教鄉人子弟遠近學者爭師之初曾氏居縣西元季避亂入南鄉至是君理故址治室廬復舊觀而諸子亦稍長足以事太安人歲辛丑君會試禮部第二

而廷對第一才名震天下遂入翰林為脩撰宣德改元奉命祀南嶽及神農虞舜陵庚戌同考禮部會試脩太宗仁宗實録成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侍讀明年乞歸省遂丁太安人憂終喪復官與脩宣宗實録成受賞賚陞侍講學士戊午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其所試卷不能無缺失有司不敢以聞惟議脩治廬舍以終事君曰必再試三場庶盡至公不然不免外議有司乃為二説以進命下如君言衆始服君卓識君優游翰林

二十年文章之美中外稱之無異詞其與人言必依於道德仁義交朋友久而益親有求教於君而經口授指畫者多成名平生著述至千餘篇皆為人所愛重其事親既孝念其兄椿齡尤篤教孤姪庠學足以為人師而嫁二姪女如已女得賜金則買田以奉先祀而推其餘以周内外屬及鄉鄙鄰里君生於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九娶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應庶庚序由進士官行人廉乙卯貢士女嫁胡仲璠嚴時孫男八

女四予嘗謂君以學行取盛名當必躋於顯用而享隆大悠久之福令乃止於斯豈非誠可惜哉銘以昭之宜也其葬在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之原銘曰曾氏之先來自金陵詩書相承彌遠彌興維君之升進士第一有韡其華有蕡其實盛大悠久福祿具宜忽焉而逝云誰不悲高墳峩峩既安且固利爾子孫以篤終祐

處士嚴君墓誌銘

君嚴氏諱愚誠仲其字尚德元晏其祖與父也嚴氏在

金陵最盛自五季時徙泰和之城西尤盛世為詩禮簪纓之族元季之亂高門大第盡燬於兵田產為豪横所據子孫散徙於鄉元晏先生徙西鄉之金臺里孝友忠信為一鄉之望娶社溪胡氏有賢行君生而穎特不凡稍長即好學時御史仲述陳公先父尚書公皆未仕與元晏先生相好知君異日必能卓立以興復嚴氏御史公一女先公力贊以妻之實能佐君以事父母凡公私之務君一切自任不以累其父然無不如所志自是業

日益增家稍饒裕父母皆安而樂焉嘗勉之曰汝弟幼汝母自謂我令獨勞苦而有息意但盡力自為他日當分所有之一與之而以二與汝也及父没君卒取其半然家道益盛而創置不減於昔弟文仲少從予業儒長而兼究醫君喜其有濟人之志欲成就之遇勞事必親代其行視諸姪如子延賢師以教之内外稱其孝友無間歲時薦祭必盡誠敬待賓客必豐厚雖累日不厭鄉鄰親戚之有患難者扶持之曲直者分辯之貧乏者賙

給之有無所歸而留養之以終其身者又嘗脩橋路設義漿以濟往來至於臧獲賤人亦皆處之有道人無不感懷其恩惠年六十時斥斷家事而優游於鄉閭一入城市與故人親戚聚會數日而歸意氣豁如也一日得微疾呼其子孫語之曰吾生無愧於天無負於人今年餘七十死可無憾汝曹能勉繼之則吾瞑目於地下言訖而逝時正統丁卯五月六日距其生洪武丁巳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一知之者莫不痛惜焉子二人長

曰清娶城西袁氏次曰源娶南逕胡氏女五人長適予子國子博士稹次適蕭李運蕭伯顒樂清廬陵趙愚克孫男七人杰栗槐樞楨榮檟孫女 缺 人清與源將以是年 缺 月 缺 日奉葬於 缺 之原先期以書屬稹請銘於予予姑之夫蓋君之伯父自少已相好知君有素銘烏可辭銘曰忠信敷於人仁義裕於巳雖未用於世而表式乎鄉里宜壽百年七十而止歸藏斯丘利爾孫子

柳菴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集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浚

柳菴文集卷十

明 王直 撰

墓銘

戸部右侍郎吴公墓誌銘

吴氏世家邵武之隆賢坊其先多不仕公之祖均用父仲政皆有徳誼以公貴皆贈嘉議大夫戸部右侍郎公諱璽字信玉生有美質自幼端厚不與羣兒戲屹然如老成人鄉先達皆器重之甫弱冠遊郡庠受春秋於方

先生嵩先生嘉其穎敏盡以所學授焉永樂戊子試藝鄉闈在高等明年會試不偶於有司遂入太學太學諸生有文行者皆樂與為交其學益進歷試於兵部又以精於吏事得名擢為武選主事時錢塘方公賓為尚書最嚴察難事而獨奇公公丁外艱去方公以公才行言於太宗皇帝詔奪情起任事或謂公如何及觀其所行與他人所行有疑者咨於公公裁決無留滯而皆慊於人心莫不帖服甲辰陞武選郎中兵部惟武選最難治

公初為主事同列已推讓其能至是而能益顯士大夫論可大用者皆屬意於公宣宗皇帝知之宣德庚戌陞行在户部右侍郎公感上知遇祗慎不懈於夫所以足國裕民者蓋無不用其心正統己未徙内庫敕都知監大監洪保魏國公徐顯宗與公理其事庫物以巨萬計二公重臣多憚煩一惟公是賴公亦以身任之纎芥弗遺人尤服其能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士以示威上臨朝問户部馬之來幾何邊將所乘幾何日

用芻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為數幾何果能不害於用否尚書侍郎倉猝未能對上以為不恤國事謫戍遠蓋欲磨厲以進之也公感恩念咎惴惴不自容曰臣實負國罪當死荷聖德如天曲容之敢不圖自新冀少報萬一士大夫惜公之才者亦冀公且復用謫二年而以疾不起豈非命哉公生於洪武戊辰十二月戊申而以正統甲子二月乙巳卒享年五十七初娶黃氏先十有七年卒贈淑人再娶王氏封淑人生男皆不育有女一

曰宜弟尚幼予與公同朝且久實相知而公亦辱愛予令王淑人以公之柩歸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其鄉某山之原鄉友監察御史曺泰狀其行大宗伯胡公嘗兼理戶部厚於公謂予宜為銘嗚呼予豈忍銘之而亦奚可不銘廼為銘曰

文場高薦要塗闢優游郎署煒厥績超佐司徒聲孔碩今其逝矣吁可惜作銘垂休示亡極

黄公有恒墓誌銘

公黄氏諱常字有恒其先居豫章祖均恕為瑞州高安縣典史因家焉考壽卿洪武初知歴城真寧二縣陞松江府推官以親喪起復違期謫安慶公從之故遂為安慶人松江既去位即戎公朝夕左右順適其意衣服飲食之奉賔客往来應對酬酢皆中節故其心歡焉不以謫居為戚者以公之能為子也安慶古重鎮兵民雜揉四方大夫士及商旅貿遷多留寓其處城南門外瀕江為市上下十數里最號繁富而石灘當其要公作樓居

之前臨大江後背城市閑門静處喧囂之聲不聞窻户
玲瓏几案净潔置書數十卷暇則啟而讀之考古今窮
義理其性澹然一不為侈靡傲放事接親戚以禮交朋
友以信平居教子孫必使讀書為善與人言亦必以孝
弟忠敬為本人無少長愚良見公者皆稱為先生而不
名生於元至正己亥四月廿八日而以令正統癸亥四
月初四日卒年八十五娶鄉邑劉員外之女有賢行先
卒子男一曰紹宗亦先卒女一嫁張如海孫男一曰場

女二昔予先公侍郎亦嘗居安慶公從遊且久予以其故知公往年丁内艱服闋朝京師訪公於石灘公請予坐樓上舉酒觴客憑檻而觀之大江西來羣山東下數百里間景物之勝一舉目而盡得焉因名曰勝景樓及予至京求諸賢為賦詩以寄公公大喜曰吾樓有名於世矣相去廿餘年每念及公未嘗不為慨嘆抑豈知公遂為千古之别哉瑒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懷寧縣淥水鄉陶家冲先塋之次自安慶暑行月餘至京師

謁予拜曰瑒黄有恒孫也先祖病時遺言屬瑒曰吾辱愛於王公大人其為人銘墓多矣莫我而不得公銘猶不葬也汝以吾言往請焉宜必與瑒是以来惟大人憐而賜之銘則死者有以慰悦於地下矣予既悲公之亡而又喜瑒之孝則奚可辭迺為之銘曰

篤於親謹於身善以及人而樂其真歸安于兹利爾孝孫昭德有文百世其存

都指揮僉事陳公墓誌銘

公諱儀字叔度姓陳氏廬州合肥人故奉天翊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謚
忠襄諱宣之子也母夫人湯氏曽祖諱重一不仕祖諱
聞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以忠襄功皆贈榮禄大夫
柱國平江伯妣皆贈夫人公自少端重謙和無綺紈之
習好文章喜韜畧務窮其所至欲以自立於世當時論
勲臣子弟有文武才具者必稱公永樂中宣宗皇帝為
皇太孫詔選良家子入侍公與焉上雅知其才特見親

任有所顧問必盡誠以對漢王蓄異謀公亦數言其姦狀上臨御之初果反凡其所言皆有驗及事定以俘獲賜羣臣公得與公伯等益異恩也車駕廵邉出喜峯口公以驍勇選在前適敵人犯邉摧敗之多所殺獲其後屢出廵邉公皆扈從有勞績今上嗣大寳位求文武才賢將用之成國公朱勇等交薦公詔大臣試所業公言出奇制勝之道皆傳以古兵法及觀其騎射從容上馬引弓連發中之諸軍皆大呼稱快同就試者皆自以為

不可及遂擢為勲衛日帶刀侍從益以忠謹見稱衛拉特使来朝貢將歸豐城侯李賢受命率兵送之言於上曰今兵遠出慮或有緩急願得勲衛陳儀者偕往可計事上即命與之俱出塞二千餘里而還塞北多爾濟巴勒擾西鄙公上言請於寧夏甘肅簡精鋭侯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先約衛拉特相特角殘寇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上然之正統五年麓川叛上命定西伯蔣公貴兵部尚書王公驥往討之公亦在行明年抵其境蒲

羅諸蠻作亂道梗不通公率衆直擣巢穴擒其首惡殺數十百人諸蠻遁走師遂進招降鎮康州陶孟刀門捧殺敗賊黨刀賴燕刀門顛等功居最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其冬攻克戛邦永怕孟雷諸寨斬二千餘級又領軍獨進抵南甸所向摧靡駐營馬鞍山下為大軍後援遂以成功師還永昌蔣公王公命為文勒諸石以彰聖德還朝論功陞指揮使賞賚甚厚明年復往征師踰貢章功多陞都指揮僉事留守雲南積糧治兵為後圖而公

乃以疾終正統乙丑四月二十八日也生於洪武甲戌四月初九日享年五十二娶劉氏左軍都督真之女有賢行側室艾氏吳氏子一人祼艾出也女三長適武功右衛指揮使歐陽昭餘在室櫬之還也祼將以某日葬應天府江寧縣大山之原祔於先塋之次其兄子平江伯豫以翰林修撰許彬所述行狀來求銘夭之生才固將以為世用安國家撫四夷而興太平悠久之業若公者其人也然而年不永用不極功名不大顯於天下天

既生之而乃又啬之此其意何哉是宜有銘俾永永不朽銘曰

平江勲伐偉赫奕篤生令子才孔碩聦學儒迂遷奮武力思蹀北庭奠西極南征桓桓懋迺績蠻烟瘴霧頓憩息亨衢萬里始發迹云何長往吁可惜大山之原開兆域我為銘詩勒貞石揚休述美永無斁

吏部右侍郎洪君墓誌銘

淳安洪氏為大家蓋東晉門下侍郎紹之裔世有聞人

宋紹興以來由科第入官者猶累累相繼而君之大父文銑迺不仕父源為教官以君貴贈工部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自少英敏喜學於書無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從父與教閩中永樂庚子領福建鄉薦辛丑取進士有名當時宣德初授北京行部刑曹主事凡請讞議必盡其心事由君決者人皆謂不寃丁外艱去治喪不用浮屠葬祭一以禮而哀戚過之其事母尤篤愛敬備至服除授工部主事工部造作諸物徵於江西者以萬計多

後期命君往督之徧歷郡縣洗手奉公不擾而事集時陝西多逋稅其在倉庾者多蠹弊諸軍屯田凡上腴者見奪於權豪灌漑之利不及於寡弱公私病焉朝廷命工部羅侍郎往究其事擇才力有為者得君與偕行治豪奪均水利理積逋剔蠹弊於是豪横斂戢儲偫充羡下人無失所者君之績為多今上即位開經筵脩宣廟實錄擇文學之臣被薦入翰林書成授侍講食五品禄凡所著述必據於理典實而不華嘗考京闈鄉試其去

取亦如之由是譽望益隆會吏部侍郎缺少師楊公士
奇力薦君可用上遂以命之君慨然有志於天下進退
人才必求其實不茍爲異同嘗曰天官用人當如天之
育物小大之質各因其自然吾何用心哉識者偉其言
久之得風疾治稍愈以内艱歸營葬於貴溪居喪三年
無違禮釋服將来朝而疾未盡去衆謂宜且止治疾君
弗聽曰吾私事既畢當盡瘁以事朝廷尚可求自安乎
囊藥以行抵通州疾復作舁至京不能朝事聞許就第

治疾疾愈入朝然疾日加劇以正統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五十二娶徐氏封安人子一曰鳳翔又娶汪氏生子一人曰鳳鳴女二人孫一人予在翰林時與君相好及承乏吏部而君為同僚方倚君為助甫兩月而君去矣予深惜之及今之来予喜可知也安知其遂永别哉則雖欲已於哀可得耶君遺言歸葬淳安二子卜地於某山之原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襄事予為墓銘以著君之美亦足寫予情焉耳銘曰

名家舊學春秋繼遂擬巍科躋膴仕郎曹再遷熈庶事
經幄詞林更清祕天官掄材本德藝權衡輕重孰敢易
協恭同寅予所冀五十之年纔過二胡為一旦奄然逝
吁嗟天乎此何意鄉山盤盤蓄靈氣歸藏于兹利爾嗣
勒銘垂休傳百世

襄城伯李公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薨於位年五十
五上聞震悼為罷朝一日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

供奠事公侯卿大夫士皆奔走弔哭凡諸將士嘗隷麾下者皆相與會哭盡哀蓋公喜讀書明道理文謨武畧靡不究知其事君也忠其待下也仁其制事也義其存心也恕是以上下痛惜之如此公諱隆字彦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竒材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户父濬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禄一千碩又以其爵

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
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材上深器重之永樂庚
寅以來每六師壯伐輙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
取勝雖老於行陣者亦多讓其能上益奇之以為可大
用丙申車駕留北京顧南京根本地擇可任留守者莫
如公遂命焉甲辰仁宗皇帝即位重壯邊守備暫輟公
南京命總兵鎮山海凡東北邊關皆節制盖隱若一長
城敵為之震慴未幾復還公南京洪熈乙巳宣宗皇帝

即位眷念公甚厚而倚頼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公祗敬將事夙夜盡心蓋未嘗有間今上在東宫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嗣大位又賜公白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申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來京以備征調者雖有大臣總之而才智明决如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命豐城侯代公還為之副公在南京十八年荷列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褒嘉寵待之意具見所賜勑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稍有

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細粗不同皆敬愛公如父母名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公得人如此是豈以偽為哉公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已下賢務循大體不茍為異同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以進使必當其用有司點民丁隸府軍皆公與兵部再閱不中者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

非素習然方壯顧教練何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
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者丙寅命率師廵邊賜之鈔幣
及寶刀一公曰軍事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
不力然公威令素著及臨邊嚴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
不戮一人上閱武近郊公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
令明審坐作進退皆中度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
有副公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以脩其職朝廷或有
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公在其中侃侃正言

摯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為非獨将帥才也閒
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禄賜之外不
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
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
免過差然兢兢惕厲悔往脩来不敢欺公貪墨以負朝
廷付託之重爾等宜益勉諸公娶費氏崇信伯缺之女
封夫人無子女一嫁武安侯鄭宏側室子五人珍璉珝
瑞瑾珍田氏出也女四人長未行次適興武衛指揮同

知張鑑府寧衛指揮僉事胡全珍兄弟卜於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太師英國公知公為最深為述其行珍奉狀謁予求為銘予亦荷公之知而慕公之德且悲公之不可復見也奚可辭嘗觀晉之郤縠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為大丈夫公庶乎是矣公自號湛然道人人亦以是稱之於乎兹其所以為湛然者歟公庸行之美見諸事者尚多不可以徧書姑序次其大者而系

以銘銘曰

天佑聖明賢俊挺生偉兹襄城邦家之楨維公頎頎厥有世澤既世其功亦世其德圭璋之望熊虎之姿有武有文施無不宜出則征行入則居守天子曰來汝予左右公之在朝維一其忠不矯而異不翕而同正直之言廣厚之行衆人所思君子所敬天不慭遺隕星其堂壽不百年人奚不傷高墳峩峩公安于此刻銘垂休焜耀無已

故翰林檢討翁先生墓誌銘

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翁先生以正統己巳正月六日卒于官距其生洪武甲子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六子世資取進士為户部主事哀苦不能勝將奉柩歸莆田以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國子助教鄭君孟良與先生生同鄉同游縣庠同領鄉薦同官于太學相知為最深世資請述先生行狀而持來謁予銘予知先生舊矣且嘉世資之能孝乃為序而銘之先生諱瑛字（闕）自

幼聦敏喜學甫四歳大父教以古詩即成誦不忘大父
喜曰是必能光吾門先生時雖幼聞之益自喜益獨意
於書大父卒哭踊如成人十三受業郡庠日夜不懈未
幾父坐事逮詣福州先生憂之請從教授不可先生懐不
能已竟侍行維持調護得無恙而歸教授終謂其忤已
坐以違學規黜之先生乃之京以其情訴於上得復就
學志益勵學益進為文亦益有名丁酉以詩經薦于鄉
明年入太學六館之士讓其能洪熙乙巳以天下教官

多缺選諸生之有學行者補之先生得仁化教諭仁化

僻小邑學久廢先生以興起自任廟像廊廡講堂齋舍

庖廩器用以次繕完日進諸生講學其中而以身先之

諸生亦日就規矩厥績用著丁未隣家失火勢將及學

舍時東北風急先生稽顙籲天俄風返火熄得不焚戊

申遭外艱哀毀逾禮歸治葬於石廊山山多虎且陰雨

浹旬人無所用力先生患之號泣禱于天明日雨止虎

亦斂跡人以為孝感所致壬子典教桐鄉桐鄉新置縣

未有廟學先生度地鳩材始作之其經營規畫如仁化而弘麗加焉癸丑以内艱歸葬祭一以禮而哀戚之情不異於前喪正統丙辰陞國子助教循循善誘得師之道甲子上視學謁先聖退坐彛倫堂祭酒司業各以經進講博士助教以下皆侍上喜加奬勵明日入謝各賜衣一襲錫宴于奉天門先生在其中雍容進退動中禮度人皆以為宜受此榮也四月陞翰林檢討仍掌助教事諸生素聞先生之教益以得卒業為幸先生亦樂教

焉至是乃無疾而終太學師生莫不哀惜之翁氏之先元城人有諱何者仕缺官至散騎常侍始遷於莆在唐之世部檢校工部尚書丞贊為諫議大夫廷睬為補闕郎中生六子皆取宋進士其孫景先仕至朝奉大夫世以官學顯聞至先生之曽大父志大父道源父士能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一鄉母楊氏有賢行生二子先生其次也天性和厚謹於自持未嘗與人校曲直事親奉祭必誠必敬待姻族以禮交朋友以信賔客過從必傾

倒相懽盡醉而後已家之有無不計也嘗自號醉菴有醉菴槀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里周氏處士周孔榮之女有婦道先卒繼室以王氏亦先卒子男四長世用戊辰進士次即世資次世貴世振孫男五瀛湖海澐潭嗚呼先生荷恩寵以光顯於世有子克賢又足以昌大其後君子於此觀德矣葬奚可不銘銘曰

學優行崇人所師文章炳蔚聲四馳有偉令子福愈滋歸安于此永不隳後欲考德徵吾詩

故户部貟外郎羅公墓誌銘

公羅氏諱貴字三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君通考也以正統九年九月廿八日卒於家年闕十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於其里東池高峰山之原君除服來京師朝廷急於用賢遂累進至今官間以翰林脩撰劉儼所述公行狀謁予曰先考之葬久矣而墓未有銘敢以請予與君素厚且嘗聞公為人徼諸脩撰君之言而尤信故不辭公之先由錢塘徙分宜又徙廬陵之印岡為名家宋

時有宏正者為吉水主簿卒葬邑之東池子孫因家焉墓近澄溪上至公又徙居里之周橋曽祖用誠祖以明皆不仕父仲淵樂善好義倜儻負奇氣以貲富徙實南京居江東門外時郡中之賢仕於朝者若觧公大紳胡公光大金公幼孜楊公士竒輩皆往来相好四方名士有過從者亦必懽洽終日而後去名重一時餘見予所為傳公其長子也于時實專家政凡奉祭祀供賔客睦婣族弟妹之敎養婚嫁官府之徵求鄉黨隣里之賑贍餽

送公私百需皆取給於公公應之無難色親戚厚薄輕重隆殺無不適宜其事親懇懇致孝歛䌷載來京師所以奉其口體娛悅其志意者極其至親之心懽焉應天府盜官錢事覺府丞張執中誣其受寄一百五十千時坐此逮繫久不能釋者非一人公聞之曰豈可使吾父受逮乎即如所誣輸之官父得免人皆稱公能孝家雖饒財而亦由公能勤儉以豐其家書言孝養有取於服賈賈所以備物致養非賤事也屢挾重貲游閩越荆襄

海岱燕薊度居庸鴈門至上谷雲中觀其山川而友其賢豪凡可以奉親之物必力致之歸而充然大有得也晚年以通貴封奉直大夫户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然曠懷雅度不以富貴自足遇人則和氣藹然性好山水於陰陽家書尤所深究隹時暇日與故舊子弟携酒殽以往歷莽蒼俯清泠意有所適則徜徉忘歸不知者以為仙也娶李氏有賢行子男四長即通次遵次達次道達先公缺年卒女三嫁劉嘉言曾志定王常皆士族孫

男十三人瀌甲子鄉貢士今為太學生餘皆為士人銘

曰

羅氏之先寔為名家惟公繼之大振厥華孝敬惠和表
于邑里恩封顯榮曰有令子晚歲優游山水之間與仙
為徒風休雲閒歸藏斯丘既安既啓利爾後人百世其
吉

封翰林院檢討曾公墓誌銘

曾氏漢都鄉侯之裔有曰宗者始徙居吉水之往岐世

以儒為業公高祖少暉元興元路教授生以禮以禮生庭蘭徙居匡山庭蘭生龍昇又徙盧溪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公諱稔字秩東東山耕雲其别號也生有美質聰敏不羣喜讀書未嘗釋卷於聖經賢傳皆能通其意而尤深究陰陽五行之說恬於聲利不樂仕進嘗曰讀書明理以治心脩身若忘已為人豈吾所樂哉然雅好山水及觀古人之奇事偉蹟慨然有志於四方父母憐其志資給之乃涉閩廣湘漢雍豫齊魯之墟凡通都

巨邑山川名勝之處可以登臨觀覽以興其遐思而發於吟咏者無不遊搢紳之士多與公相好而託意於文字之間久之公歸張　缺　為書東山耕雲四字劉嘉會序其意以贈行曰持此以為親娛親之心樂焉公奉事極誠敬田園池沼所以備物致養者皆躬理之朝夕率婦子祗順左右不少違歲時供祭祀待賔客畢弟妹婚嫁邺鄉黨貧匱凡親之所欲者無不如其志公性疏達而是非白黑無隱情事之緩急有謀於公者公處之盡

其方始終成敗若素計不與毫髮耕于東山之陽課僮奴致力其中出入作息常與雲為伍佳時暇日親賔往来必置酒相懽歌耕雲之詩和以康衢之謡其樂蓋囂囂然而忘其身之老也愛諸子皆使讀書勿以怠廢業暹遂以文學顯於時而公勉之尤篤景泰癸酉冬暹官近侍有聲名朝廷推本於親封公為翰林院檢討兼右春坊右司諫鄉邑榮之明年甲戌三月初六日以疾終于家距其生洪武辛亥二月享年八十四娶劉氏有賢

行先公四十餘年卒子五人暹暐晧曦昱暹今為國子
司業餘皆先卒女二嫁陽春育陳雅懷孫男四曾孫男
缺
司業聞訃解官歸治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
地之原而具公行實来請銘予交司業久且聞公之徳
舊矣不可辭銘曰
有崔東山油雲冒之公耕其中常與雲期雲則何心維
公是似公亦無我維時焉視今公往矣雲復疇依悠悠
故山歸来何時公兹受封公克有子龍章粲然荷帝之

制我作銘詩刻之幽宫述美揚休以告無窮

故山東左布政使萬公墓誌銘

公諱觀字經訓姓萬氏世為南昌人南昌之族萬為盛自五代以來多顯者公之曽祖德遠祖漢雄父偉皆不仕而皆以行誼重當時公自幼聰頴異常選為邑庠生以詩經登永樂辛丑進士第太宗文皇帝欲老其才而用之俾歸進學尋召為福建道監察御史克謹憲度凡所治諸事無不當於理愜於人心翕然稱為賢御史朝

廷嘉之以所居官贈其父而封母李為太孺人且榮及其妻未幾陞嚴州知府嚴之民雖稱易治而亦有弗馴者七里瀧聚漁舟數百艘晝則漁夜則肆剽竊行旅患之公曰吾先教化而後刑罰乃下令凡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相守有所鼠竊者必連坐能改過者俾安業如故不期月皆化為良善水行露宿無復有驚郡中多大山田少民貧公巡行勸課山有可耕者聽貧民耕鑿而俾富者助之民食以足郡學傾圮首出俸資率富

民新作焉諸縣學舍有弊者亦脩葺之增廣生員躬自課勵學者亦爭奮以承公意由是舉於鄉會試於禮部對策於大廷中選者相繼而出為顯官嚴先生祠久廢公復作之置像其中求其後人居守以奉祀事表節義恤孤寡歲造段疋多于他郡則請計民力為準而減之遞運船多而過使少歲治船為民病則請減其半地少蠶桑而絲税多民弗便請以銀代輸猛虎為害禱于神而虎斃居三載除弊興利無遺者及考績來京師吏

部以聞詔賜誥命以寵之時天下郡守拜賜者僅三人

公為首母太孺人無恙迎至郡朝夕率婦子備物敬養

焉後以憂去郡人奔詣上司乞留不果度公服除豫上

章闕下願復得公為父母衢婺之民慕公者亦上章請

之適有言平陽要劇郡非萬某不可詔遂以公知平陽

會連歲歉公私皆匱公篤於事神恤民歲屢有穫流亡

來歸先是百工赴役京師者皆後期工部下有司遣人

送之械繫如罪人有死於道者公憫焉後再遣時召而

諭之曰爾以匠藝當赴役而自取譴累身人以惡人待爾故械繫以苦之今我以善人待爾去爾杻械令自往爾能誠信奉令乎衆皆懽曰謹如父教無一人敢後者堯祠廢公奏請脩之芝生于楝或歸美于公公曰吾知脩祠而已芝非吾事也滿九年考績公卿交薦陞山東右布政使下車七日即出視民瘼野有蝗督有司捕之且虔禱于神蝗遂息齊民素健訟牒訴填委公閱其尤者自治之餘以委理問計日䟽决獄爲之清陞左布政

使山東地連北京會有冦警民大恐公拊循慰諭日夜勞悴使且耕且守民賴以安然軍國百需皆趣辦其應務尤難未幾公遘疾猶勤事不懈踰兩月疾益甚貽書都御史洪公及諸同列曰覲不幸不得相與僇力報國家諸公慎自愛洪公等聞之皆傷悼奔視問其所欲言公惟拱手曰永訣矣遂卒無一語及私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四娶范氏封孺人子男一曰熈女二長嫁四川按察使龔鐩之孫其次尚幼孫男二熈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鄉安仁祖塋之右公之從子某在太學熈遣人來告曰先考之葬宜有銘今翰林檢討李先生於先考最厚凡居官臨政知之為尤詳先生仁厚君子也宜無不可於是先生乃以其行實為狀而又以某詣予請為銘予亦知公乃畧其細行取其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於惟萬公逢時之隆發跡賢科厥聲渢渢歷職憲臺為名御史剛柔得中寛嚴有體皂蓋彤襜往臨大邦父母

斯民如驥如黄遂殿雄藩繼古方伯棠陰蔚然公則奚

適聖哲有云事君以忠繄公寔然匪私其躬歸藏兹丘

刻銘貞石昭德垂光用示無極

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許氏於廣信貴溪為大家世以多貲雄鄉里太安人之

祖源清父德誠皆循循謹禮法故太安人之生有至性

淳行父母愛之為擇壻時淳安洪君子泉為安仁教諭

未有室聞其賢以禮求之德誠亦慕教諭君之賢遂以

歸君先夫人在堂太安人善事之朝夕侍堂上承候顏
色奉起居飲食衣服必躬調而敬進之歲時祀先備其
品物治其籩豆必豐潔而美好先夫人喜其孝敬稱之
六親先夫人既沒治喪奉祭尤盡禮勤于女工紡績織
紝往往過夜半服用取給焉教諭君調官邵武邵武婦
人多不事杼軸聞太安人之行稍稍化之平生自奉儉
薄非親戚賔客未嘗設珍饌所食取具而已晚年教諭
君官福州太安人率諸子家貴溪及教諭君卒遂于貴

溪葬焉貴溪之有洪氏自此始太安人五子璵珣瑱珷琦璵今為吏部侍郎珷亦讀書為士珣瑱琦早卒侍郎初為士為進士為都水主事以薦入史館預經筵由翰林侍講陞侍郎太安人隨所職業教督之務盡其道故侍郎大有譽於世侍郎在都水時朝廷嘉其績推本於父母之賢贈教諭君為都水主事太安人亦受封且得饗其禄正統壬戌十二月廿七日辛距其生洪武甲寅九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九卜於某年某月某日奉葬于

貴溪某地之原而屬予為銘予同僚也母賢而子克孝奚可以不銘銘曰

孝敬儉勤克備諸已既大其家亦成其子兹雖亡矣而存者長昭德有銘彌久彌光

先妣歐陽氏太夫人改葬誌

嗚呼先太夫人歐陽氏既沒于洪武甲子七月十一日權厝千秋鄉竹篠巷之園以歲之不易不克如禮歷三十四年而子信直始克改祔于其鄉之石坳曾祖妣彭

氏夫人墓中之左藏焉太夫人沒時信始六歲直四歲於太夫人之德不能悉知茲獨以其聞於家者銜哀茹痛誌諸石以傳焉葢嘗聞之祖母李夫人曰爾祖早失陳夫人而以吾繼自吾來爾家以吾所見而驗諸族人即知爾母之為賢婦也爾家素貧而以文學宦業顯四方四方之士與郡邑之賢者往來無虛日爾母能淡薄自足備酒漿魚肉果核以養舅姑供賔客雖儉而必精其于女紅皆盡善紡績織紝剪制縷結所以奉上給下

者皆出其手衣無故新必潔以完其待宗族親戚有禮慶弔問遺輕重必適其宜撫奴婢幼賤有恩衣服飲食多寡必均其施歲時助祭祖廟尤盡誠器用儀物必整齊而豐美曰此婦職也我豈敢怠哉平居謹飭不妄言笑貧而能安勞而不怨使爾父不以家為累而專意學業者爾母之助也其後爾父仕于時爾祖老無他子爾母尤極孝養使老者不以其子之去左右為戚其心安焉其事吾克盡愛敬從容承順未嘗有毫髮之失於吾

如此則其孝於陳夫人可知矣此內外族人所以稱歎
而取法也後爾祖卒爾父官京師未歸爾母賣釵釧衣
服以供喪事曰不可以簡畧羞吾夫明年爾母病卒使
吾失養而爾失恃此吾所爲痛心也爾叔祖御史公㝡
剛嚴難事於爾母獨加哀憐曰予族惟此婦賢今已矣
天豈不欲昌王氏乎觀此可以驗其德矣爾宜知之其
他細行之美吾不能詳也信兄弟泣而識之不敢忘又
嘗聞之先考中憲公如祖母之言且曰爾母明而知書

孝經論語女誡皆熟讀暗記而斟酌行之凡子所與往還者聽其言輙了其為人果賢士則喜曰以君所處不宜有不善也其所以克盡婦道雖其天性之懿亦能學以成之盖太夫人實有全德為九族楷法宜乎享隆大悠久之福而竟止于斯嗚呼哀哉太夫人世居縣東門外大父曰日新先生前進士臨淄知縣太夫人之生以至正戊子七月二十二日及卒之日享年纔三十六天胡厚其德而嗇其壽耶豈天之不仁將其子有懿德為

太夫人累也嗚呼痛哉今惡子既長有甔石之儲升斗之禄可以備一日之養而志不獲伸擗踊號咷五内崩裂劬勞鞠育罔極之恩既不能報又不能早以禮妥安太安人體魄於吉土曠延歲月始克就事不孝之罪彰徹神明跼天蹐地無所容措顧猶靦然以其鄙詞稱述大德蓋不敢以其惡而廢太夫人之善使不傳也嗚呼太夫人之德不可得而盡矣太夫人之恩不可得而報矣誌之堅石措之幽堂終天之痛蓋無時而窮矣子二

人信與直也直為翰林修撰今以父喪居家女一人曰貢娘適楊子行孫男九人孫女三人尚幼葬之日是為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

夏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夏氏諱叔貞上虞夏克義之女嫁為同邑張士倫之妻二家皆右族世有德義故孺人在家為賢女父母愛之為擇賢壻得士倫孺人歸張氏事舅姑以孝處姻族以和主饋祀必誠必敬而撫臧獲必以仁見飢寒困

若者恤之各有恩士倫豪邁喜賓客孺人婉順皆如其
志後從士倫謫旱城安于畀約未嘗有慼容且出簪珥
治絲枲相士倫教二子讀書二子相繼取鄉貢進士長
居傑由章丘訓導選授吏科給事中以才行知名朝廷
推恩以其官封士倫而孺人亦受封次居彥為絳縣訓
導孺人既貴食其子之禄未嘗有矜色惟戒二子忠孝
既而從士倫歸上虞理先業復其舊觀孺人内助功為
多宣德庚戌二月丁酉以疾卒生于洪武癸丑四月丁

酉得年五十八三子居傑居彦其季居俊早卒女一人嫁杜伯齡孫男七居傑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某鄉某山之原而請銘于予孺人之行賢矣蓋自少至于老為婦為母之道無失其宜者且又不以窮通賤貴易意而能安于理之常此其尤難者也銘以著之宜矣銘曰婉婉孺人閨閫之華有行有能式宜其家窮不嚬呻貴不泆奢命書之榮五色其葩歸藏斯丘命也奈何銘以昭之百世之遐

樊孺人陶氏墓誌銘

孺人陶氏進賢北山樊徵士用節妻也陶世居南昌瑶溪曾大父 缺 大父 缺 父 缺 皆不仕而皆以行誼重一鄉孺人為女子有德有能大父父愛之為擇配見徵士豐偉不凡且進賢尹明仲子遂歸之進賢死王事而母萬夫人猶在堂萬夫人命徵士為從父益仲後孺人相徵士事萬夫人與益仲母塗夫人皆盡孝敬二夫人皆歡樂之愛之異諸婦祝曰願新婦子孫皆孝敬如此嘗歸

寧母適隣寡婦尹以白金來託母而之郡城母命藏之不數月母暴卒尹意金之亡也來哭甚哀孺人盡歸其金又盡以母所藏白金與弟二人大喜過望願奉其半孺人曰我不盡有之而乃用半邪卒不受其弟早卒又撫育其孤子使克治其家徵士兄弟三人相友愛嘗任鐵冶鼓鑄事使傭者輸之京師而虧其數當時若此者皆論死及逮問兄弟爭欲赴之徵士歎曰吾兄冡嗣吾弟未有子皆不可死可死者獨我孺人賛曰君家世篤

忠義令君若此不愧於先人且事或得白可以不死徵士即潛往就獄孺人旦則奉太夫人盡其歡夜則焚香祝天曰吾夫分死於義然願天相之俾事得白得終養太夫人吾即死不憾既而卒坐脩徵士得不死士大夫皆重徵士之義而歎孺人之賢徵士尊儒重道篤於教子其所禮為師若包魯伯傅拱辰王景符熊伯機四先生孺人克承其志四先生卒猶禮遇其家且愛撫其孫不衰徵士喜賑窮恤孤周人之急孺人皆傾帑樂從無

所吝其立家規以養教諸子無分財異居孺人商確裨益為多治家嚴而有法内外幾二千指肅然雍穆無間言其奉祭祀以誠待宗族以和處親舊以禮而于先世姻戚加厚焉鄉族婦人有能守節義者尤所愛厚數問遺奬掖之其善行多類此有子五人皆為善克樹立伯靜甲申進士為梁山知縣伯同乙未進士為户科給事中女二皆歸仕族孫男廿二女廿人曾孫男三女四永樂壬寅九月十四日以壽終年七十八徵士先十五年

卒葬邑之學堂山至是啓其封合窆焉則甲辰十月初七日也伯静之進與予同年伯冏又最相知乃以右都御史向公所述孺人行狀来徵銘嗚呼以孺人之賢順其夫成其子隆其家而壽考令終克備五福如此是宜銘

銘曰

懿彼女士既多受祉歸從夫子既安於此利爾後嗣

劉孺人墓誌銘

孺人劉氏魯府紀善梁先生本之之妻世家泰和魚池

里祖氏則父嘉善母曾氏孺人幼聰慧善女工而和柔
恭慎不妄言笑及歸本之善事舅姑姑陳安人嚴而有
家法惟孺人能得其懽心本之初為瑞州府學訓導秩
滿陞溧陽教諭皆迎父母就養孺人尤克順承禄養餘
貲皆以歸於姑未嘗私一錢本之倜儻重義厚撫愛諸
姪内外親有孤子不能立者教之女不能嫁者嫁之其
在瑞州時郡中士人有死而不能葬者亦率衆葬之凡
其貲費皆取給于家孺人相之無吝色舅畦樂先生卒

本之奠祭無違禮皆孺人助也及本之調官納溪以母老欲留養孺人勉以義曰君委身于國豈能復顧其親養姑婦職也妾敢不勉君勿以為憂本之之納溪蜀王聞其賢舉為紀善由是不見母者十五年而本之兄翰林侍讀用之與其配相繼卒獨孺人侍養極孝敬而安人安焉嘗謂人曰吾有二子而死生契濶如此賴吾有孝婦在側得以終餘年焉內外姻族莫不譽歎以為罕能及平生清苦勤儉衣食僅取足不務華美而奉祭祀

給賓親馭奴婢下人皆適其宜其治家事秩然有條理至老猶精神不衰宣德七年四月十三日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己酉三月十三日享年六十四子二人長曰栗為本縣儒學訓導孺人出也其次曰樞女四長嫁予子秫早寡其三嫁楊持陳昇楊稷孫男四恩憲懋忠栗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於某地之原而葬未有銘以予婚姻家知孺人為詳乃來請銘納諸墓於乎孺人之德善著于家而儀于族姻久矣豈獨予知之人莫不知也是

宜銘銘曰

女婦之行孝敬為先加以勤儉内助之賢是謂德備人罕能至孺人則然式於内外歸安於斯卜者曰宜銘以昭之百世之貽

故山東塩運副使蕭公妻郭氏墓誌銘

孺人郭氏字淑瓊泰和篠溪故家元萬安縣主簿與恭之子與恭娶同邑南溪蕭氏生孺人篤世婚之義故孺人歸于舅家為山東塩運副使鵬舉之配郭氏故饒財

而孺人謹慤柔順不事華靡幼讀書知道理工于女事既歸運副公不及事舅姑以孝敬相其祭祀勤儉治其家禮以事長仁以撫下蕭氏大家内外屬最多孺人處之無不當者公既失父母處弟妹甚篤孺人極意順承婚姻所需有不備出資裝為助公初同知蘇州以事謫役河南大丘驛備傳馬過使客時一馬直白金百兩而馬數斃遂破其産孺人艱難營助未嘗怨望綜理家事益周密務大體公同産弟有出為人後者孺人嘗與公

書云君素愛弟資業當與者與之惟君命無以遠而忽忘也人有容啟覦之傳聞鄉里薄于義者為感動公在大丘十八年凡男女嫁娶皆孺人理之先舅姑之葬不吉孺人就外家山地卜吉兆改葬焉孺人女弟妻劉氏者夫婦皆早亡有二孤孺人長育之俾有室鄉閭之貧窘者德孺人尤多公起復官山東孺人已老乃以家事付其子曰吾可以無事矣郭氏無後孺人于蕭氏郭氏祖考忌日皆識之遇其日輙不茹葷躬視祭物必豐腆

精潔歲時祭祀亦如之二家墳墓亦懇懇諜子孫祭掃未嘗忘雖老不廢其所行合道理多類此生於元至正甲申十二月十三日卒於宣德六年七月初八日年八十八孺人子一人曰金字孟廉好德尚義以承其家庶子鎡字孟勤孺人視如己出撫字周而惠予均故孟勤之敬事孺人亦如實生己女三人孫男六長曰鑾領鄉薦次準因江渭温曾孫四孺人既卒孟勤以進士待選在京師聞訃慟絶既而奉狀来求銘泣曰母之德厚矣

且其素知文章為可貴先生幸賜之銘庶幾乎永永不朽予家與蕭氏有世好知孺人德為詳雖葛覃鳲鳩所詠可無愧然則予何可不銘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某山之原銘曰

豐於德羨於才治其家罔不宜今則亡歸於斯刻銘詩庶永垂

進士王忠母李氏墓誌銘

台州進士王忠觀政于兵部聞其嫡母李氏之訃泣而

告予曰母世家海寧外大父缺討方國珎有軍功為隊長遂居台州而母生焉洪武初取丁多者補戎行先大父思誠在籍中吾父昶實代亦自錢唐徙台州先母宋氏卒而以母繼相吾父治家有條法以遠去墳墓歲時祀家廟必備物盡誠又以不得事舅姑時物有可致者不先奉不敢嘗同産弟夭無嗣母善事外大父母三十年如一日女弟死撫其幼女如已生既長出資裝嫁之吾父善醫術人或暮夜求醫母不間寒暑佐治藥或親

操碾囟曰人死生繫乎此可息耶有求藥不能償者焚其券或納穀求故券則已焚之矣仙居人王某坐事繫郡獄其妻從給食有孕當產主人逐之泣而過門母憐之留置于後園舍中日與飲食且為食其夫未幾夫死婦人抱子辭去復資給遣焉越十數年所產子長來謝曰蒙賴恩德有今日當沒世不忘母性仁厚不忮忌自以無子朝夕禱于祖考曰顧宗祀有繼及忠兄弟生母撫育如己出忠長受業郡庠母教誨甚至禮待師友尤

厚撫馭下人周窮恤匱皆有恩吾父卒于宣德癸丑母哀慟幾絶每自稱未亡人正統五年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七子四長即忠次瑺瑛洪所生女一曰圓適同郡顔敏孫男二忠歸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于天台某山之原惟昭德垂後宜有銘敢以請予嘗讀詩至葛覃樛木采蘩采蘋而嘆夫女德之盛誠家國之所由興雖本乎上之化而天性之美豈可掩也哉今聞忠之言而知其母之賢蓋幾於是矣母既賢而子克孝奚

可以不銘銘曰

孝敬仁慈女德之華既善其身亦植其家歸藏斯丘尚利爾後刻銘墓中庶幾不朽

太宜人潘氏墓誌銘

太宜人潘氏湖州烏程人潘故大家其諱仁者娶沈氏實生太宜人宅前桑上有野蠶成繭之異故名曰惟祥自幼勤女事能通孝經論語女訓諸書事父母極孝敬父母愛之為擇壻得同郡陸士弘陸亦大家而士弘尤

俊與故以妻之時舅姑在堂太宜人事之如父母有疾則躬調湯藥及卒葬祭皆盡禮而哀戚加焉以義事夫而勤儉以治其家郡太守知士弘可用廹為掾非其志未幾坐累謫阜城太宜人竭資裝送之而獨居撫其子治生業維持門户動以禮自防人莫之能及也居數歳以士弘命来阜城僦屋以居雖甚貧約而能安之課臧獲下人早夜力作内外之事秩然有條理不三四年家遂富乃新其居室為閭里之望士弘喜賔客有過從者

太宜人察其賢即盛酒饌俾盡懽而去凡士弘所欲為皆能相成之愛其子遺從名師受學夜則焚膏油治針縷又命從旁肄所業勞以菓茗舉時人之學而顯不學而僨者訓勵之二子皆從其教仁厚愛人施之惟恐不及工有錢寧者自京歸及阜城疽發背危甚同輩皆棄去太宜人聞之使處之外舍名醫治之愈寧願傭作以報不聽資遣之又嘗命傭治地得枯骸即命掩之戒勿發且樂推餘財以賑人之急凶年饑歲人之仰給者尤

多未嘗責其報阜城之人欲得賢婦賢母者必舉以為訓正統乙丑正月十九日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庚申五月廿四日享年六十六子男三人長覢早卒次矩登進士第歷官至刑部郎中次平亦領甲子鄉薦人皆以為善教所及也孫男七女三長適邑庠生沈銓餘未行矩既聞訃即解官歸服喪將以某月某日權厝阜城之東原俟他日歸葬湖州先塋之次以江西叅政張居傑所為行狀來求銘予嘉太宜人之德有諸身宜于家成其

子之才而又有以及物是可謂賢也乃不辭而為之銘

銘曰

孝敬仁柔女德之懿於惟宜人式備乎是子也克賢慈訓則然諸孫繩繩善慶在焉權厝於斯歸窆有日勒銘垂休太史所述

胡母段儒人墓誌銘

孺人段氏鄱陽碩輔里人其曰九思曰榮輔者則其大父父也榮輔娶醴陵知州黄仲章之女實生孺人自幼

端靜淑慎勤於女工事父母盡孝敬父母愛之為擇壻以歸同邑胡以寧移其所以事父母者事舅姑舅姑嘉其孝稱之六親姑郭氏先卒遺一女生甫七月孺人乳育之既長教以女事備資裝嫁焉舅出為兩淮塩運使與以寧相繼卒孺人專理其家貞節自持而勤儉以自足後姑在堂素有疾四子皆幼孺人仰事俯育奉祭祀待姻戚遇下人舉不失其宜一言一動皆中禮度内外親屬未嘗輕與相接寡居四十七年制行完潔鄉邑無

間言訓其子俾讀父書為儒醫務不愧前人秉常遂以家學顯于時擢為御醫日侍上左右蒙寵遇而孺人猶以恭勤為訓當時皆稱孺人善教其子而秉常之能成其志也暮年雖微恙猶勤于內事不廢性不喜佛見佞佛者輒規之宗族里閭婚喪有不能給者皆資助焉其賢行如此生元至正己亥二月十八日而以正統甲子十月廿九日卒年八十六四子長秉彛次即秉常次静觀早卒次秉德女一人嫁士人范萬田孫男五幼度幼

直為國子生幼問幼學幼勤女一曾孫男一女一秉常

聞訃請于朝乞歸喪次不許俾乘傳歸治喪事畢即來

朝於是秉常來謁予告曰吾母劬勞守節以植家秉常

受教幸粗有成立獨縻於職業不得奉朝夕視藥食而

至於大故其何痛如之先生實知吾母嘗為作傳可以

不朽矣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合葬於東湖鄭公

亭先人之墓葬宜有銘敢復以為請予與秉常厚且既

聞母之賢而為之傳矣則於銘墓奚可辭銘曰

孝敬順祥女德之常貞一静莊處變之方婉彼孺人式
備諸已亦有慈訓以成厥子壽考令終盛福在焉尚克
從夫何愧于天昭德有銘作者太史刻于墓中以告来
世

安人葉氏墓誌銘

正統十年驗封主事李賢官滿考其績最奏之上以為
能陞賢考功郎中而推本於父母之教封其父昇為驗
封主事母葉氏為安人錫之勑命是年七月廿三日安

人以疾卒于家年六十五賢聞訃慟絶即解官歸治葬
而以户部侍郎南陽焦公所述安人行狀來求銘按狀
安人諱淑瑜鄧州守禦百户清之女也母丁氏安人自
少聰慧秀整勤于女事父母最鍾愛爲擇壻得昇遂以
歸之逮事舅姑執禮謹慎親操井臼不憚勤勞衣服飲
食以事尊上者必精潔旨豐而自奉儉薄處内外屬雍
睦無間言自舅姑以下皆愛重之姑桑氏嘗病劇思鮮
鯉瀹湯求之不可得安人出汲臨水默禱焉投汲具忽

得一鯉持歸瀹湯以進姑食之病由是愈人以為孝誠所致愛其子不使佚游賢八歲時即教之誦詩從里塾師受學稍長又遣為學官弟子家雖不甚豐凡賢之隆師取友當以財為禮必力營辦資給之賢得如其志以學遂取進士入官有名於世姪益芳亦受業縣庠而遠去其親朝夕之計有弗便安人使依已撫育之如所生益芳亦學成充貢入太學皆安人力也安人同産惟一兄早夭及父母没安人為治喪皆如禮而哀戚過之曰

吾父母不幸無嗣吾當奉祀終吾身即别治一龕於李氏祠堂之右以歲時行禮焉每遇祭掃親負土培墳上劬勞殫力號哭如初喪親戚有助之者莫不感泣生男三長即賢次謙次讓七女子其五已嫁二在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予觀安人之為婦為母既盡其道矣而所以致孝於父母者又當天理愜人心非賢能如是乎葬奚可不銘銘曰

婦道母儀閨閫之師致孝於親揆禮寔宜寵命自天曰

有令子我為銘詩以彰厥美

太淑人周氏墓誌銘

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君維禎喪其母太淑人周氏事聞上命奔喪即起復視事蓋以國家事重方急於用人而不欲其去也君亟上章乞終制上曰移孝為忠爾當用朕命毋再辭君不敢復請即治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于某地之原而自述其行來請曰維禎不孝母病不能奉湯藥又不得以禮守墳

墓其罪大矣若又不能明著其德以圖不朽則罪益大敢請銘以納諸壙予託交於君而知母之德奚可辭周氏故泰和望族以官學顯聞尚志處士娶康氏寔生太淑人幼而敏慧端一誠莊凡諸女事不待教而能處士以詩書訓子弟則從旁諦聽皆曉解其言而見諸行事父母愛之為擇壻年十六歸蕭氏是為不敏君之妻善事舅姑愛敬盡禮能得其懽心叔時中以父命受業縣庠家事悉付不敏君而太淑人以勤儉周密相之凡祭

祀賔客事上撫下與姻親之家慶弔問遺皆適其宜不敏君一不以累心而得肆力於學問蔚然有盛名者太淑人之助也及不敏君領鄉貢以親老不復仕四方學者多集其門皆館穀而教之太淑人主其饋食無厭倦學者皆受益而去時中夫婦相繼卒則撫育其遺孤而教諸子尤篤維禎兄弟就學時朝夕訓勵之不少懈聞交游往來論學則喜為之具若語涉非義必切責之曰汝家世業儒今乃與若人友耶皆惴慄請改乃已及為

刑部副郎嘗一來就養見其澹泊甚喜曰吾素儉約爾
如是吾安之若欲求豐美非所以養志也既歸尤數以
忠勤廉慎為戒其教他子孫皆如此門内之治秩然有
條理無貴賤親疏小大皆有恩其生以洪武已未某月
某日至是卒享年七十有五子男三長即維禎次經以
懐才抱德舉未任次綸女三嫁義烏知縣劉同甘竹龍
琰安溪吳環皆士族孫男五訓詁諏謨詰女七嗚呼太
淑人之德備於身行於家而又施及於人可謂賢矣予

序而銘之非徒以慰其子孫之思亦使凡為女婦者有所觀法而興起豈非鄉人之所欲哉銘曰

孝敬勤儉女德之華既宜其室亦宜其家慶典屢施曰有令子象服煒煌云何其已寵終之榮恩禮具焉德之所致式降自天我作銘詩勒此貞石示則後來百世無斁

故德清令張君墓碣銘

張氏之先句容人君曽大父文忠貲富甲一鄉大父曰

宣有文學行誼爲教官於滁遂家滁州後又徙江浦故令爲江浦人父充遯隱德弗耀配徐氏有賢行君其第四子也諱俊字俊明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儕輩上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徵羣儒集館閣君以能書與焉書成入太學擢爲左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撓都督薛禄有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君曰違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君亦不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

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未嘗有幾微不足之意久之禄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北邊人皆疑其將何如君曰王羅𣪪罪於天天道所不容薛公國之大臣豈以私𨶒讎天乎吾無患也既而薛公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即留置幙府將奏用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君授德清知縣德清縣大人衆君一邑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神不敢欺縣積逋税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方畧不朞年皆辦完當是時使者假

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以下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將何恃獨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昝德君藩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喜學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欲遣入縣庠其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任使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學官弟子民有許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静為姦利恣暴橫昔

為縣者不敢枝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一邑稱快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為子侃娶婦而無貲君即以女妻侃且教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戲擇名師使學晝出理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為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適者凡十三年戊辰七月十九日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七娶鄭氏繼朱氏子男六瑄瓚瓘玠珂璪瑄取進士為刑部主

事女六長嫁李侃侃與瑄同年登第為戶科給事中即
行人司副東之子也次適陳經餘幼未行孫男一綉虎
瑄既聞訃將歸奉柩合葬於某山之原而以員外郎程
式所為狀託予僚友侍郎曹公來屬文以刻之墓碣瑄
之心盖汲汲以顯親為事思著其美於不朽可謂能孝
矣予安可辭乃按狀序而銘之曰
材足以為抑又逢時功立名存邑人之思騫于郎曹有
偉令子刻辭墓前焜耀無已

故翰林院檢討許公墓碣銘

許氏之先居徐州碭山麻城村公之曾祖仙又徙豐縣之釣臺仙生信信生成則公大父父也成娶夏邑張氏生公甫三歲值元季兵亂置公荊筐中肩任之以走播遷者五六年亂定假寓寧陽東莊村公既壯乃謀於父始定居村南里許南河之涯買地築室而耕鑿其間家日以裕其事親盡孝有疾躬侍湯藥親沒治喪一以禮而哀戚過之友愛二弟甚篤弟仲賢卒撫其二女如已

女皆嫁為士人妻歲時奉祭尤盡誠言及二親育任避亂事輙悲哀不自勝先塋在鈞臺者歲一往省未嘗廢與人交重信義不以貧富易意人有不給則賙之性不嗜酒賔客過從輙傾倒相懽其意豁如也未嘗以言忤物然人皆敬愛公亦未嘗有忤之者以子彬貴封翰林檢討徵仕郎配張氏封孺人孺人有賢行相夫教子皆不失宜而奉姑極孝敬姑年八十餘患軟脚疾孺人背負出入者十餘年衣服飲食必親侍至矢溲亦躬盥濯

除治姑年九十六而終鄉里稱其孝以崔山南祖母唐夫人比之及偕受封秩人雖謂能教子所致而亦以為孝德所報也公生元至正癸卯七月七日卒於正統戊辰七月廿三日享年八十六孺人先公八年卒年七十七子男四長即彬取進士初為翰林檢討再陞至修撰次清次致中次秉中早卒女三嫁左四傳長王罍孫男十三人趙鄉貢進士早卒孫女四人前副都御史賈諒之子俊虎賁左衛指揮張勝濟州衛指揮申廣曲阜孔

公玘孔諳其壻也初孺人卒彬卜葬於今所居邑城東之杏林岡去東莊南河涯百里公嘗泣謂彬曰改卜雖善然去汝祖遠矣感念疇昔襁負之恩豈忍違哉汝後併遷于茲以遂吾志彬泣以受命其終慕之孝蓋如此至是彬奉公合葬于孺人之墓而以墓碣銘爲請予素厚彬故不辭銘曰

東魯淳風本先覺維公守道素謹慤孝親友弟志彌確閨門淑善行尤卓有偉令子勉於學褒封錫命荷寵渥

玄堂暫閟瘞此珏墓前有石巧礱琢載徳揚輝示悠邈

贈兵科給事中吳君墓碣銘

君諱好字仲吉姓吳氏其先台州人八世祖瑞登宋隆興元年進士第官至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始遷居東陽之南嶺故今遂為東陽人曾祖崇祖清之父鑑皆不仕母陳氏君天資頴敏勤於學問其學以明理為本嘗曰明理固足以應事亦必明法然後能周於用遂以餘力究法律而深通其意若欲有為於世以

事親故不果出君之父喜賓客賓客日造其門必命酒
饌相燕樂君善承其志每先為具以待父之心懽焉父
卒哀毀逾禮其治喪必誠必盡不為家以儉其親君子
稱之兄仲紹以推擇為邑掾理刑獄君實告之曰刑者
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仲紹感
其言每與計議當時折獄號為平弟仲美慕道術數欲
棄家君諭之曰爾祖清一府君每見人修齋醮輙鄙之
謂其不明於理弟奈何欲從其教仲美遂絶不復言亦

如君志惟以儒業訓諸子君之子澤好學遣受業邑庠勉以隆師親友有過其家與澤講學君必厚待之窮日夜不厭家故饒財樂以其餘賑鄉里歲凶有乏食者君出穀平糶以濟之人懷其德暮年悉以舊居讓兄弟别搆宅於南嶺之外以居日與故舊往来言笑意巤巤然也永樂己丑春疾作一日召諸子語之曰吾家世業儒我死治喪一用文公家禮勿事緇黄以取笑當世言訖而逝三月十四日也距其生元至元庚辰之歲享年七

十娶呂氏同邑瑞山鄉處士若翁之女有婦道生三男長即澤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以勤慎得名天子推恩以其官贈君而贈呂氏為孺人次溱能世其家次沐早卒女二嫁同邑俞啟義烏傅積華孫男三君以卒之年十二月初八日葬於西部鄉西峴山之麓呂氏後十三年卒亦與君合葬焉君葬已二十餘年而墓石未有文至是澤請告歸展墓大懼親之德不傳於後世乃以兩淮鹽運使何士英所著行狀謁予文以刻諸

石予考君之行盖孝友端厚之士也奚可以不傳乃為
序次而系以銘銘曰
東陽名家世儒學慶澤相傳久逾邈維君襲美事追琢
讀書明理慕先覺孝友之行炯超卓持心平恕慎刑劇
毅然守正志彌慤教子一經蒙顯擢霄漢騰騫謝紛濁
天書褒贈垂寵渥西峴幽深埋此玨能光煜煜照崖壑
勒銘墓碣石堅确後千百年愈昭晫
贈翰林修撰王君墓碣銘

君諱堂字維政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祖理元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祝氏方氏皆封郡君厲氏封宜人祖良仕元至淮東宣慰副使有惠政事載元史良吏傳妣劉氏封太原郡太君父仲廬元紹興路總管府經歷妣徐氏封宜人君生而頴悟七歲能詩稍長益肆力學問達於為政其志欲大有立於世元運既去國朝混一經歷君以故官謫濠上君侍行篤於孝養久乃歸屬緣海建城堡擇君主築三江費省

而事集人皆德君君秉剛正篤信義會詔下徵賢良有司舉君嘗奉使巴蜀洗手奉公政修民悦聲譽赫著既還以疾告歸鄉里久之疾稍間太康王公銳為浙江布政使聞君賢强辟為掾君不能拒浙之豪傑知君者皆惜君謂公枉其才而小用之也嘗督賦嘉興嘉興推官治府事因以怠事讓之推官不説後坐賄敗遂誣君君受逮白其事于朝得釋以疾卒于京師之寓舍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也享年四十二其年十二月廿九

日葬于其鄉陽隖之原洪熈元年以子鈺貴贈君翰林修撰君妻史氏封太安人史氏宋丞相浩之後父本以孫翼貴贈河南右參政妣吳氏贈淑人太安人幼而警慧長而孝敬吳淑人早卒事二繼母甚敬繼母高患瘵事之者多傳其疾太安人侍湯藥至死卒無恙人謂其孝有相之者及笄擇配以歸君值變故之餘家落甚太安人勤儉自足未嘗資外家君初被舉時無以治行欲詭辭自免太安人勉以義出資裝給之君歸鄉人有效

義門鄭氏合已分之族而同財共食者君之族亦慕之太安人以為不可曰義者宜也彼嘗自長其家今復有長之者使俛就繩檢勢必不堪謂適於宜可乎其乖離不久矣莫若順其自然之宜君亦悟後他族强合者皆如所言其治家事待姻戚鄉黨皆有禮節人皆服其賢智取法焉及鈺以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修撰迎太安人就養其訓鈺必以忠清勤慎為言既而鈺以疾歸得奉養於家太安人享其樂者又　年宣德八年九月二

十九日卒年八十五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合葬于君之兆子男二長鍾先卒次即鈺女一適樓璡孫男六女二曾孫男六女四於乎自古賢人君子莫不欲其道大行以利澤當世然而不遇者命焉而已矣若君之賢稍出其緒餘人已蒙惠利使其道行將復為良吏可幾矣而不大施以卒知君者徒嘆惜於無窮天之於君果何如哉然有賢配能成君之子以續閒承德後之繼者又滋盛天蓋以是裨君也鈺令用薦起為江西按察僉事求

予文刻之墓道以昭德垂逺予誼不得辭乃按狀序次而銘之銘曰

維天生賢有志於民俾宏其施功立名存賢孰如君其緒已見施之弗宏君子所嘆有淑者媛克治其家秉徳作逑受祉則遐既有賢配復有賢子天之𥚃君庶其在此陽隝之原君墓在焉刻文垂休何千百年

贈刑部郎中周公墓碣銘

刑部郎中錢塘周安聞其母太宜人之訃即解官歸服

喪謁予告曰先人以永樂庚寅八月十三日棄諸孤是年九月初七日葬於錢塘王泉先塋之次迄今正統己未二月十九日不幸又喪吾母卜以四月某日奉柩合葬焉惟吾二親實有德善以庇佑我後人故安得至令日蒙朝廷推恩褒贈先人自主事至郎中吾母始封太安人又進封太宜人可以為榮矣顧其德善非文無以傳遠墓宜有碣敢請銘於先生願勿辭按狀周氏先為汴人有敏德者仕宋為顯官從高宗南渡遂家錢塘故

令為錢塘人曾祖民則祖淵澄皆業儒考諱福字廷端尤深於易母胡氏以洪武辛丑正月初五日生公公諱權字可與少受業於西湖書院山長章先生長從郡庠徐大章何彦恭二先生學學大進而易尤精然篤於事親以孝聞鄉里不願出仕當路者每欲薦之輒以親老辭曰吾可舍親而逐祿邪時人賢之性恬澹不事表襮人知公之精於易也有疑請決焉公隨事酬答必依於孝弟忠信暇則以詩酒自娛雅好蘭因號蘭圃曰屈平

吾師也今其遺詩名曰蘭圃遺藁卒時年五十太宜人鄭氏諱淑寧亦錢塘人世為儒家專静閒雅讀書知理凡公之奉祭祀接賔客睦姻族待鄉黨輕重隆殺無不合於禮皆宜人助也公既卒教其子尤嚴安自邑庠生領鄉薦入太學為刑部主事陞郎中教之必以敬慎務不愧其先受禄養者二十年君子謂天以是報其徳也生於洪武戊申正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二四子長曰壽次即安又次曰雨曰霽壽與霽皆先卒女三人長嫁宿

松教諭沈玘次適吳善宋隆皆士人孫男四人銘曰

於惟郎中令德在躬致謹弗渝一其初終婉婉宜人匹休儷美既善其身亦成其子命書煌煌寵降自天五品之榮人罕與肩同藏斯丘卜者曰吉後百千年敬之無斁

漢濵先生錢公墓碣銘

錢氏居吉水之圓塘蓋吳越武肅王鏐之裔有惟濟者為吉州防禦使子孫因家廬陵三滾源再遷吉水之諸

源公之曽祖萬敵乃徙居圓塘祖明則父嶽皆不仕公
諱鉷字立志自少聰明好學而資禀不凡初就外傅父
命之曰讀書當見之行事無以虚言為也因讀小學書
即思躬行實踐為古人之事於經史百氏靡不究聲名
動場屋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慨然嘆曰科第者利禄之
階也吾豈以是自累哉盡棄所業益篤志勵行事父母
極孝敬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而莫有違於禮者凡
弟宗族故舊戚姻處之盡其道然而往往厚於仁元季

之亂冦賊蜂起日攻剽刦殺有欲犯公境者公曰吾文昌鄉禮義之區也而可汚於盜乎即佐前趙州守劉震以監郡尼雅斯迪音檄集民丁扞盜保鄉里公豪邁有氣節而識度過人日夜治財賦理器械部分整齊冦闘不敢犯衆頼以安親舊有避冦者多依焉公皆能館穀之會連歲饑饉民益困而冦盜益盛環四境皆陷文昌亦不能守公即挈家往富田避之冦得逞其志焚室廬掠財貲皆盡公艱難旅寓者數年未嘗戚戚喪其守惟以

書史自娛嘗曰吾賴先人遺澤得盡室生全幸矣外物奚足計哉國朝受命海宇寧一始得還鄉理故業經營締搆居處服用次第皆復舊觀延明師以教子孫顏其堂曰肯構旁築四齋東曰務勤致謹西曰三益九思使顧名思義而皆踐其實所居之東有陂曰漢陂汪洋渟蓄可以澄心而澤物公每徜徉陂上而樂之自號曰漢濵鄉人稱為漢濵先生其所交游皆賢士大夫閒暇往來留連觴詠累日不厭贛守許莘嘗以明經薦公引疾

辭鄉人慕公之德亦樂公家居得有所資賴公天性正直不吐剛茹柔人有不平來求直者公必據禮折之使心服而去然人或有過未嘗面斥其非徐諭之以道無不悅從公之德善備於身行於家而及於人者如此故卒之日無少長愚良哭之皆哀洪武已巳五月廿二日也享年七十初娶廬陵鄒氏生男一曰溥女一嫁同邑劉璡鄉先生桂隱之孫也繼室劉氏里中進士劉鐔之子生男三渙濬濟女一嫁永豐劉昌裔元廣東廉訪副

使鶚之孫也公篤於義凡其內姪與其外孫皆撫而教之俾有立孫男十四人榦字習禮累官至禮部侍郎述累任按察僉事女四人曾孫男缺人女缺人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廬陵淳化鄉龍窟之原至是習禮謂公墓碣未有文無以昭德垂後以鄉先輩陳原德甫所述行狀求為銘直聞古之善觀人者欲知其先德之厚薄必驗諸其子孫子孫蕃衍碩大則先德之厚可知矣公十四孫而侍郎之賢聞天下其未顯者猶多與後之來者當

益盛此天與之也非厚德豈能致哉予文何足以著其美然與侍郎善不可辭也乃為書其事而系之銘銘曰

惟公世祚自武肅詩書禮樂謹紹續遠迹科場恥利禄履正踐實志彌篤睦親愛衆庇鄉曲仁聲義聞藹曄郁再振厥家踵前躅子孫多賢美如玉德厚所致始必復漢濱優游享諸福歸藏斯丘占清淑刻銘垂輝賁林麓傳百千年猗可卜

抑菴文集卷十